

俄语言语喻义动词的概念隐喻分析

彭玉海¹ 谢鑫²

(1. 四川大学, 成都 610065;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2.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俄语中存在大量通过认知语义衍生转化而来的言语意义动词, 该意义衍生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物理作为动词的概念隐喻运作。概念隐喻同客观事况的物质外在和人的主观内在存在复杂联系, 并且它的实际操作同概念整合、认知范畴化、心理空间、图式网络等诸多方面都有密切关联, 涉及多个不同的层面和环节。本文在此提出的动词概念隐喻框架内容和运作环节主要包括外延内涵传承、范畴错置、认知相似性和(概念)意象映射, 藉由这四个方面的协同运作, 物理作为动词形成新的言语喻义位关系结构。本文一方面将对动词概念隐喻问题展开解析, 另一方面将着重从外延内涵传承、范畴错置、认知相似性和意象映射等四个方面探讨俄语动词的言语活动意义生成机理。相关研究可以从概念隐喻这一新的视角揭示动词喻义的生成过程和产出机制, 从认知层面深化和推动俄语动词多义语义衍生问题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 言语喻义动词; 概念隐喻; 外延内涵传承; 范畴错置; 认知相似性; 意象映射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概念隐喻是人类语言思维和操作系统的重要手段和机制, 反映在语言体系、语言运作层面, 它不仅同词汇单位的语义衍生直接相关, 而且同语言的文化认知思维、文化思想现实紧密相连。就语言认知语义体系来讲, 俄语中存在通过认知语义衍生所得来的大量言语意义动词, 该意义运作方式背后起核心主导作用的是物理作为动词的概念隐喻运作。本文核心任务正是要对这一概念隐喻问题展开讨论。概念隐喻同客观事况的物质外在和人的主观内在存在复杂联系, 并且它的实际操作同概念整合、认知范畴化、心理空间、图式网络等诸多方面都有密切关联, 涉及多个不同的层面和环节。本文在此提出的动词概念隐喻框架内容和运作环节主要包括外延内涵传承、范畴错置、认知相似性和(概念)意象映射, 藉由这四个方面的协同运作, 物理作为动词形成新的言语喻义位关系结构。本文一方面将对动词概念隐喻问题展开解析, 另一方面将着重从外延内涵传承、范畴错置、认知相似性和意象映射等四个方面探讨俄语动词的言语活动意义生成机理。相关研究可以从概念隐喻这一新的视角揭示动词喻义的生成过程和产出机制, 从认知层面深化和推动俄语动词多义语义衍生问题的理论研究。

2 关于动词概念隐喻

认知概念隐喻是人类思维活动和自然语言的基本运作规则和意义生成法则, 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能够反映语言语义的认知思维、推理机制和心智活动的参与性及其特点。动词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 of verbs)是指动词范畴语义衍

生中通过程式化、概念化、系统化的方式和机制所开展的隐喻运作——隐喻性的动词命题事件¹概念思维模型、动词隐喻意义产出的认知模型，这一认知运作方式已然在人的认知意识中模式化、定势化。动词概念隐喻是动词认知语义衍生的基本工作机制，它的本质是以物理行为的动觉经验、身体知觉经验来辨识、组织和表征其他认知概念域的各种动作事件。因此，对于语言认知语义体系来讲，动词概念隐喻好比动词进行语义衍生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概念模型，是实现动词喻义产出的一个“理想认知模型”（ICM）（G. Lakoff 1987: 37—42）。动词概念隐喻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工作概念，进入到认知运转中，其具体操作主要包括外延内涵传承、范畴错置、认知相似性和（概念）意象映射等四个基本环节，动词的概念隐喻机制同时也主要由这四方面内容构成。下面分别对这四个操作环节展开讨论。

2.1 外延内涵传承

外延内涵传承（denotation-connotation inheritance）是动词进行概念隐喻的要件，正是借助外延内涵传承，认知语义操作可以在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建立起动作事象、动作意涵的输传和转化，构成新的动作事件语义的核心元素。所谓“外延内涵传承”，是指经过特定认知加工，将原有动作即喻体动作事件语义的外延内涵处理并接受为新的事件即本体动作事件语义的内涵特征，本体动作以此内涵为基点，同时纳入相关的认知意象元素、认知联想内容，构建起动作新的语义关系和结构，相应为动词喻义的产出奠定概念意义基础。该认知加工的核心思想是以动作喻体的某（些）方面典型特征²为依据和参照，来思考、审视本体动作并对其进行相应认知创意。此时，喻体动作本身是动作上位事象（上位概念）³的外延部分（该类动作类属成员的一个代表或典型），带有该类上位动作类属成员的本质内涵属性和典型特征，当本体动作借由它来表现自己时，本体动作会将这一典型属性和特征作为认知取象进行内涵化，把它当做衍生动词新义所需的内涵特征加以吸收，从而使其渗透、进入到本体动作的认知语义内涵。这一认知加工过程一方面包含概念属性和语义特征的主次分化操作（外延、内涵内容、特征的分解），另一方面也使由喻体动作外延内涵转化而来的新的内涵特征在本体动作中得到认知凸显，并且该内涵特征也构成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概念特征联结点，这也反映出动作本体同喻体之间在概念特征属性方面的相互映照和呼应关系。这样，“y（喻体——引注）和 x（本体——引注）成为临时的同类并具有某一（些）共同的内涵内容”（徐盛桓 2008: 6）。从该认知操作的下向因果力和客观语义结果来讲，即喻体动作所属的外延内涵（上位）特征被内涵化之后或者以内涵内容方式向外输传以后，在本体动作情景事件语义中得以承继下来，并为动词喻义的产出提供语义支点。进一步可将“外延内涵传承”简化描述为是指动作喻体的外延内涵语义成分加工、转化为动作本体的内涵内容成素⁴，这一转化的实质所反映的是概念隐喻过程中动作事件意义成分由类化、泛化（抽象、概括）向细化、实化、典型化的转换和动词认知语义的意义成分互动作用关系，本质上都离不开本体和喻体动作事件之间在概念内涵层面的密切联系。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动词概念隐喻中的外延内涵传承具体还会涉及认知的同质重合选择和异质同化选择。此处从略。

2.2 范畴错置

范畴错置（category violation）指动词概念隐喻过程中，有意识地将想要表现的动作本体并置于看似矛盾或不相关联的动作喻体，从而形成两个动作事件范畴在概念语义逻辑方面的冲突和错接。范畴错置构成俄语动词概念隐喻衍生的核心概念交换和关联条件，在动词喻义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隐喻的范畴误置不是别的，正是发现逻辑的动力和手段”（谢之君 2000: 12），通过特定的动作事象逻辑错位，能够激发、催生出新的动作思考点，为本体动作的表现带来形象性、创生性的语义表征信息和认知突破口，从而达到意想不到的语义认知呈现效果。它的价值在于破中求立，使动词能够在貌似冲突的概念交错之中，找到新的意义平衡点，同时也获得独特新义的一个逻辑生发点和切入口，通过矛盾的动作喻体的相关典型动作语义特征突出本体动作事件的独特之处，而这一富有创意的特别之处也正是动词概念隐喻据以表达本体动作意象的要义所在。因此，范畴错置是动词概念隐喻这一认知语义模式中

达成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创新联结的一个关键,它能够从人的认知意识深处挖掘出不同动词事件之间的情景类比关系,在矛盾的表层语义事象关系背后找出彼此间的特殊语义联系特征和对应方式。本质而言,动词概念隐喻中的范畴错置就是透过看似不合逻辑而实则存在特殊关联的动作事件来引导人的认知思索,进而说明、呈现另一个动作事件,正如西方学者 J.E. Grady, T. Oakley 等所指出,“隐喻的核心点是一个事件经由另一个事件得以描述”(J.E. Grady et al. 1999: 114)。因而,范畴错置是“以不相类为类”哲学思想在隐喻逻辑关系意识中的直观体现,很好地诠释和彰显了动词概念隐喻的事件范畴联系特点和语义关系构建实质。可以用分类(蕴含)描写意识中的格式塔转换方式来表示范畴错置关系,即 А ЕСТЬ Б⁵。

2.3 认知相似性

“隐喻是根据语言外新事物与旧事物的相似性来使用词语”(M.A. Кронгауз 2005: 129),“相似性在隐喻性词义的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王文斌 2007: 14),认知相似性(cognitive similarity)构成物为作用动词言语语义产出的重要环节。动词概念隐喻通过对物质世界的感知和身体经验活动来描述和记载人对各种抽象形式的动作事件和对自身内在世界的体悟和认知,而这一具身认知方式在相似性中有着最为直观的体现。认知相似性是指认知主体通过物质经验、身体感知、认知推理等方式,在动作本体同喻体之间确立动作结构、方式、功能、手段、结果、评价以及动作心理知觉等方面的象似关系。概念隐喻中的相似性帮助人们在性质迥异的物质活动过程和心理过程、精神、情感过程之间建立心理认同上的类同或一致性——认识性相似(epistemic resemblance),是认知者对认知动作内容的一种心理联觉和心理描述,带有突出的认知心理主观性,并非(纯粹)动作事件在物理实在层面上的相似——本体性相似(ontological resemblance),认知者借助这一概念化的相似关系完成其对动作关系的心理映现和复制。通过探知动作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喻底(similarity ground),能够达到两种不同动作事件概念结构的联类性和彼此参照关系,从而识别和确立动作本体的焦点内容和认知语义特质。因此,认知相似性是动词开展概念隐喻的基本前提条件,同时相关的主观层面心理相似信息本身也构成动词概念隐喻运作的重要认知分析内容。

2.4 意象映射

物理作为动词的概念隐喻中,经由喻体动作的认知意象映射操作,能够在本体动作的语义意识、语义描写和语义表现中记载下新的事件结构关系,确立起新的动作语义实质和语义关系,从而构建起动作本体语义信息登录、转化、联觉的喻义衍生路径。意象映射(image mapping)是指概念隐喻过程中,施喻者通过心理扫描、心理联觉和概念认知域的联类、比照、转移等方式,将喻体动作意象映现到本体动作事件域,“通过心理空间的概念整合把已知、具体的概念自动映射到抽象的认知域中去,达到形象表征新概念的目的”(章宜华 2019: 5)。凭借意象映射,能够将喻体动作意象转化、附着于本体动作概念结构框架,在动作认知域之间建立起新的动作意象联系和语义沟通桥梁,促成动词新的认知语义衍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概念隐喻过程中的“意象映射”操作实际是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意象互动过程,而非单一方向的映射关系。一方面,喻体意象积极地作用于本体意象,将它的关键动作内容和信息以认知凸显的方式映射到本体动作,这一方向的映射是核心的、基本的;另一方面,本体的动作意象并非完全消极被动,它也会反过来以特定方式作用于喻体动作意象,使其能够将自身最为需要,同时也是最为精确的动作意象反馈给自己,以求其能够更好地完成表现本体动作事件特点的任务,二者相互检验和补充,建立起动作概念域相互作用、转换的认知心理空间,彼此之间相应形成有机的互动互释机制。此外,由于概念隐喻的宗旨即是“反映源域与目标域的稳定映射对应关系”(A.H. Баранов 2003: 76),因此,意象映射构成动词喻义产出的核心环节,动词新的义位的产生正是来源于动作意象的互动映射,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 G. Lakoff 的映射观所看到的,“对于概念隐喻来讲,意象映射才是主要的”。(G. Lakoff 1993: 208)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概念隐喻环节不是单方面起作用,同时也不是孤立地发挥某一方面的功能,而是相互配合、协同作用,共同构建起动词概念隐喻的运作机制和体系。其中,外延内涵传承通过动作本体和喻体的概念语义成分整合,形成动作本体的内涵属性和特征,使动词喻义有了概念逻辑意义成分的支点和语义来源,并为动词新的衍生意义发掘出个性化的语义表现特征;范畴错置以特有的动词命题情景的逻辑性错接关系来体现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事件语义关联性,通过不同事件认知域的语义错合和交织赋予本体动作事件以新的范畴属性认识,为动词概念隐喻的语义输出创造出积极而独特的认知心理空间;认知相似性通过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心理相似将认知者对动作事件关系的感知和体悟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借助本体动作对喻体动作的认知临摹和心理复现完成对二者在行为结构、方式、目的、感知、结果乃至心理接受等方面的象似组构,使本体动作能够在丰富的认知想象和心理塑造中得以形象化呈现;意象映射依托于心理实体化的意象图式,将具体认知概念域的概念—事理内容和相关动作认知意象转移、投射到抽象的动作意象概念域或者具有抽象特质的具体动作域,帮助最终达成本体动作事象的完整构建,形成动词新的隐喻义位。这些方面有机的协调、共同搭建起动词概念隐喻的认知框架结构,从而实现动词多义关系的认知语义衍生。下面以俄语言语意义动词的喻义产出为对象,对这一概念隐喻运作机理进行分析和讨论。

3 言语喻义动词的概念隐喻分析

通过概念隐喻所实现的言语喻义是对抽象的言语行为进行物理动作认知概念化表征的结果。物理作为动词概念隐喻的言语意义认知产出是多层次、立体化的互动体系,它涵括动词子义与属义、动作本体与喻体、动作范畴与逻辑、动作主观与客观、动作偏离与复位、动作扫描与联觉、动作拟象与衍射等多个层面的作用关系和信息内容。以下将根据上一节所述概念隐喻运作机制,分别对俄语物理作为动词衍生言语活动意义问题进行分析和描写。

3.1 言语喻义的外延内涵传承

言语态度动词的外延内涵传承:动词 *зудеть* (发出单调的嗡嗡声) (*Пчёлы одна за другой зудели в воздухе.*) 隐喻“絮叨,唠叨,纠缠不休”之义: *Мне маменька давно зудит: «женись, женись».* 动词 *трепать* (揉搓、扯拽; 抚摸, 拍打) (*трепать рукой по шее скакуна*) 隐喻“数落、常常指责”: *Треплют вас за статью? — сочувственно спросил он.* 这是将喻体动作“发出嗡嗡声”、“拍打”的外延内涵特征内涵化为表示否定态度的意义成分,并使其注入、承继到本体动作“絮叨”、“数落”,该内涵内容进而在本体言语动作中获得认知凸显,上升为其核心概念语义成分。

言语评价动词的外延内涵传承:动词 *трубить* (吹[号、喇叭等]) (*Трубы трубят; Солдаты трубят марш.*) 一方面,隐喻“用粗嗓门说、喊”: *Мужики там на улице трубят.* 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可以隐喻“大肆声张,大吹大擂,吹嘘,鼓吹”这一意义: *Они трубили о своих успехах.* 这是将喻体源域动作“(用力)吹奏……”的外延内涵转化为本体动作“大嗓门说话”和“大吹大擂”的评价语义内涵要素并得以继承,进而这一评价语义特征成为新的言语动作意义的核心内容。

言语影响动词的外延内涵传承:动词 *бичевать* (鞭打) 隐喻“严厉批评,严厉抨击”意义 (*Он бичует пороки на собрании.*), 动词 *склонять* (使……站到自己一方,使……朝向自己) 隐喻“唆使; 说服”意义: *Не склоняй других на дурное; Он там склоняет их продать машину; Они склонили шведского принца выступить против Наполеона.* 这是分别将喻体动作“鞭打”、“把……拉拢过来”外延内涵内容中的典型语义特征提取出来,使其成为本体言语动作“严厉批评”、“唆使; 说服”的内涵语义成分,并分别转化为两个本体动作的意义核心。

言语发音特点动词的外延内涵传承:动词 *стрекотать* (劈啪响个不停) 隐喻“连珠炮似

地说个不停”这一意义：Старуха сыну стрекочет языком. 动词 громыхать/громыхнуть（轰隆作响）（Поезд громыхает.）隐喻“（用响亮有力的嗓音）大声喊”：Парень громыхнул во всю мочь. 这是分别将喻体动作“……噼啪响”、“轰隆作响”的外延内涵意义成分内涵化为本体言语动作“一个劲不停地”、“高声喊叫”的典型意义特征，并在这一新的动作事件语义中得以内化和传承，上升为动词喻义的核心语义成素。

言语方式动词的外延内涵传承：动词 сорваться（脱落，跌落，滑落）（Пуговка сорвалась；Он сорвался с пихты.）隐喻“突然说出……”意义：Сорвалось слово. 动词 пролиться（流出，洒出，溢出）隐喻“脱口说出……”之义：Из скупых уст мастера пролился поток снисходительных ласковых слов. 此时，喻体动作“从……脱落”、“溢出”的外延内涵内容分别被典型化并传承到本体言语行为“突然说出……”、“脱口说出……”的内涵语义之中，其独特的行为方式特征被凸显出来，并成为该本体动作喻义的核心意义成素。

言语过程特点动词的外延内涵传承：动词 крутить（转动，旋转）（крутить ручку арифмометра），隐喻“说话兜圈子，绕弯子”：Что вы крутите？ Что вы жили из меня тянете？ 这里的喻体动作“转动……”的外延内涵特征被内涵化之后承继到本体言语动作“说话兜圈子”当中，该内涵语义成分进而转化为本体动作语义的主要意义成分。

概括起来，外延内涵传承是动词喻义衍生的一个切入口和生发点，正是有了动作本体和喻体事件之间的语义碰撞和外延、内涵因素勾连、合并、交替，才有了动词基原义和衍生义之间的概念成分关联和意义交集，使本体动作能够借助喻体动作的语义内涵特性和某方面鲜明特征得以认知化表现，实现对本体动作的主观认识解和创意性语义切分。因此，外延内涵传承是动词言语喻义产生的基本概念方式和手段，它在动词概念隐喻中担负着语义承旧启新的疏导、联结作用和概念特征的认知分化和认知凸显功能。

3.2 言语喻义的范畴错置

言语态度动词的范畴错置：动词 пилить（锯[木头等]）隐喻“不停唠叨埋怨，总是挑剔”之义（Жена пилила детей за мелочи.），动词 ворчать（狗等发怒时呜呜叫）（Собака ворчит на прохожих.）隐喻“嘟哝，唠叨，说埋怨话”：Старик на всех ворчит. 这里，本体言语动作“说话挑剔”、“埋怨……”在概念逻辑范畴上分别被错置为喻体物理动作“锯……”、“（动物发怒而）呜呜叫”，从而使两类看似不相关联、相互矛盾的动作事件形成概念交集，实现概念的错合性等同，而正是这样的范畴错合帮助认知者突破对动作思考的局限，促发新的动作概念联想和新的动作喻义产生。这里的动作事件范畴错置分别可记为 ПИЛИТЬ₂ ЕСТЬ ПИЛИТЬ₁；ВОРЧАТЬ₂ ЕСТЬ ВОРЧАТЬ₁⁶。

言语评价动词的范畴错置：动词 бухать（咕咚倒下，扑通跌倒）（бухать об пол）隐喻“脱口说出不该说的话”：Она бухал что-нибудь бестактное. 动词 язвить（刺伤，使受伤）隐喻“挖苦，说刻薄话，嘲弄”意义：Это он язвит на их счёт. 这里，本体言语动作“脱口说出不该说的话”、“挖苦……”在概念逻辑范畴上分别被错置为喻体物理动作“扑通倒下”、“刺伤……”，两类不相一致的动作事件形成概念逻辑的错接，同时也达成动作概念的错合性等同，引导认知主体在看似矛盾的事件关系中重新认识和挖掘本体动作的语义特征，通过对言语本体动作的主观评价特征，重新确立起其同喻体动作之间的语义平衡和联系。此时，范畴错合分别记为 БУХАТЬ₂ ЕСТЬ БУХАТЬ₁；ЯЗВИТЬ₂ ЕСТЬ ЯЗВИТЬ₁。

言语影响动词的范畴错置：动词 клеймить（盖上印记，打上烙印）隐喻“抨击，痛斥”之义：Они клеймят изменников революции. 这里，本体言语动作“痛斥……”在概念逻辑范畴上被错置为喻体物理动作“打上印记”，两种看似没有关系、无法并列的动作事件形成概念错合性等同，借由喻体动作“盖印”、“打印”的标记性特征，体现出言语动作给言语对象带来的特殊效果和影响力。该概念错合可以记为 КЛЕЙМИТЬ₂ ЕСТЬ КЛЕЙМИТЬ₁。

言语发音特点动词的范畴错置: 动词 *кудахтать* (母鸡等作咕哒声) 隐喻“咕啾着说话”, *пищать* (鸟或其他小动物尖声叫) (*Птицы пищат.*) 隐喻“尖声说, 尖叫着说”: — *Пустите меня!* — *пищит мальчик.* 这里, 本体言语动作“咕啾说话”、“尖声说话”在概念逻辑范畴上分别被错置为喻体物理动作“母鸡作咕哒声”、“小动物尖声叫”, 喻体动作的典型动作特征同本体言语动作发生形象性的错合和交集, 言语发音动作特点由此获得鲜明表现, 这一动作概念的错接联想关系也使新的动作喻义有了可靠的语义来源和参照。这里的动作概念错置可分别记为 *КУДАХТАТЬ₂ ЕСТЬ КУДАХТАТЬ₁*; *ПИЩАТЬ₂ ЕСТЬ ПИЩАТЬ₁*。

言语方式动词的范畴错置: 动词 *шуршать* (沙沙作声, 簌簌作响) (*Шуршат камыши.*; *Она прошла мимо меня, шурша шёлковой юбкой.*) 隐喻“叨叨咕咕地发怨言”: *Старик любит, когда жена шуршит перед ним.* 这里, 本体言语动作“咕叨着发牢骚和怨言”在概念逻辑范畴上被错置为喻体物理动作“……簌簌作响”, 这一有目的的概念范畴错接使人很容易通过喻体动作“(树叶) 沙沙作响”进入到“絮絮”说话声音(言语方式)的本体动作意境, 从而促发该动词相关言语方式意义的产生。这里的概念错合可记为 *ШУРШАТЬ₂ ЕСТЬ ШУРШАТЬ₁*。

言语过程特点动词的范畴错置: 动词 *идти* (去, 往) 隐喻“谈论”, 表示言语活动的进展过程、状态: *О свадьбе идёт разговор.* 动词 *базарить* (在集市上买卖东西) 隐喻“(交易时) 喧闹, 嘈杂的讨价声(说话声)”这一言语过程特点: — *Тише!* — *с растяжкой скомандовал он.* — *Слушать будем или будем базарить?* 这里, 本体言语动作“谈论, 进行”、“嘈杂的讨价还价说话声”在概念逻辑范畴上分别被错置为喻体物理动作“到……去”、“集市上买卖东西”, 它们本是不同性质的动作概念, 但经由这样有意的范畴交叉、错接, 使施喻者能够根据喻体动作的“空间移动”、“杂乱无序的群体活动”所包含的过程性特点, 来分别认识和想象“言谈行为的推进”、“喧闹嘈杂地讨价还价”这一言语动作事件过程方式, 并促发相关新的动作行为语义认知联想。此处的动作概念错置可标示为 *ИДТИ₂ ЕСТЬ ИДТИ₁*; *БАЗАРИТЬ₂ ЕСТЬ БАЗАРИТЬ₁*。

归结起来, 物理作为动词上述言语喻义的产生通过范畴错置建立起本体、喻体动作事件关系的逻辑联通和情景语义的范畴性对接, 这一联通和对接同时也构成相关动词概念隐喻的事件认知范畴化过程和情景心理认知链接, 正是在这一认知运作环节的帮助之下, 动词完成了事件语义关系的错合性调整和概念语义的认知整合。因此, 范畴错置是动词概念隐喻过程中动作本体和喻体的语义逻辑适配机制和特殊对应协调方式, 借助这种潜意识中“有意而为”的范畴错接操作, 动作原域的行为意象获得新生, 同时目标域中新的动作认知意象关系得以构拟、创立。

3.3 言语喻义的认知相似性

言语态度动词的隐喻相似性: 动词 *налететь* (飞扑, 从空中袭击) (*Ястреб налетел на кур;* *Наша авиация налетела на вражеский штаб.*) 隐喻“(口语) 呵斥, 呵责(非难, 威胁, 辱骂)”: *Он налетел на меня с упрёками;* *Он налетел на шалуна.* 此时, 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在行为感受—评价特点及行为结果、行为结构上均体现出认知相似的特点。借助喻体动作的认知相似性, 突出了本体言语动作所包含的“让人感到意外、无法接受”这一言语态度意义成分。

言语评价动词的隐喻相似性: 动词 *раздуть* (吹旺, 鼓风使燃烧旺盛) (*Он раздул печь;* *Ветер раздул пожар.*) 隐喻“吹嘘, 夸大, 夸张”之义, 其认知评价上建立起来的心理感受特点十分相似: *Докладчик раздул свой успех.* 此时, 经过心理相似的连接, 抽象事物“成绩”被感受、联想为“被竭力吹旺、吹大的实体、球体事物”, 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在行为感受—评价特点方面体现出认知相似性, 这一概念隐喻的象似关系确立中, 人的主观心理认

知因素表现突出。

言语影响动词的隐喻相似性：动词 *клеить*（盖上印记，打上烙印）隐喻“痛斥，抨击”之义，*казнить*（惩罚，处决）隐喻“（对恶行、缺点等）痛斥，抨击，谴责”意义，二者包含鲜明的情感—语用评价色彩：*Они строго клеймят трусов; Все казнят такие пороки.* 在这一概念隐喻运作中，体现出本体动作和喻体动作之间十分突出的主观感受、心理感知相似性，即言语行为方面的“痛斥……”、“抨击……”相似于“给……打印记，贴标签”、“惩罚……”，形象鲜明地反映出言语本体动作对人产生特殊心理影响这一特点。

言语发音特点动词的隐喻相似性：动词 *мычать*（牛哞哞叫）隐喻“含混不清地说”：*Мария как-то странно мычала, точно у неё отнялся язык.* 该概念隐喻过程中，动作本体和喻体在行为实现方式、行为感受和体验上体现出显著认知相似性，并且突出地反映出本体、喻体动作之间形象特征方面的相似性。

言语方式动词的隐喻相似性：动词 *отрезать*（切割下，截断）（*отрезать бревно*）隐喻“断然回绝，斩钉截铁地说”：*Не позволю! — отрезал отец.* 此时的本体动作和喻体动作在行为结构特点、行为实现方式、行为感受—评价特点乃至行为结果方面均体现出认知相似性。颜志科也注意到，特定动作特点、方式的物理行为转化、表现言语行为时，反映出动作结构和动作结果方面的相似性。（参见颜志科 2011：9）

言语过程特点动词的隐喻相似性：动词 *зайти*（绕到、走到……后面；越过[某界限、范围]）隐喻“谈到，提起”之义：*Речь зашла о нём.* 它还可以隐喻“说得过分、过久”意义：*Спор зашёл слишком далеко; Беседа зашла за полночь.* 在这一概念隐喻操作中，言语动作本体和运动动作喻体在行为结构特点、行为实现方式等方面具有认知相似性。

总的说来，言语喻义的动词概念隐喻当中，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在行为结构特征、行为感受—评价特征、行为实现方式以及行为结果相似性方面表现突出，显示出施喻者对喻体动作和言语本体动作进行认知把握、提取象似特征时，动作联类关系的认知观察和选取较为细致，并且这些象似特征的确立往往带有人主观感知特性，体现出该类动词喻义衍生过程中突出的心理相似特点。

3.4 言语喻义的意象映射

言语态度动词的意象映射：动词 *точить*（削，磨）（*точить нож, точить карандаш*）（磨刀，削笔）隐喻“不断责骂，不停数落”：*Бригадир чуть что точит рабочих.* 所使用的是由具体动作域向抽象动作域的认知意象映射。此时，“言语活动”本体动作是施喻者认知态度的表现，亦即该言语动作意义包含了人对言语动作所持的某种态度，包含显著抽象动作事件认知语义特点的言语动作事件获得了清晰、鲜明的认知意象表现。

言语评价动词的意象映射：动词 *припаять*（焊接上）（*припаять ручку к чайнику*）隐喻“把（罪名、恶名）强加于，无中生有地说（他人的不是、坏话）”之义：*Припаяли инвалидность, а я ещё работать могу.* 动词 *колоть*（刺痛，扎痛）（*колоть булавкой*）隐喻“刺激，挖苦”（*Тихон колет нового коллегу замечаниями.*）之义时，运用的是由具体动作认知域向抽象性质概念域的意象映射方式。不难看出，该言语喻义之下的本体动作域与主体的评价、认识有关，赋予了言语动作以抽象概念意象特性。

言语影响动词的意象映射：动词 *налегать/налечь* 原本表示“（为实施某一动作）用力压向”这一意义：*Он налёг на вёсла и стал работать ими что есть силы.* 该动词可以隐喻“突出、强调（音、词等）”、“〈俗〉催促”之义：*Он налегает на своих помощников.* 在这一概念隐喻的操作中，言语本体动作所具有的外在具体动作特性很好地反映出其内在的动作目的抽象性，运用的是由具体动作域向抽象言语动作域的意象映射方式。

言语发音特点动词的意象映射：动词 *греметь*（轰鸣）（*Гремят выстрелы.*）隐喻“情绪激昂地说，怒气冲冲地说”（*Прочь с дороги! — гремит он.*）这一意义时，体现出来的是由具体物理作用动作域向抽象性质具体动作域或抽象化物理动作域的意象映射方式。在此概念隐喻的运作中，言语本体动作中的具体动作成分统摄于抽象的言语动作性质，所表示的是实际是被抽象化了具体动作。

言语方式动词的意象映射：动词 *рычать*（动物发威吼叫）（*Собака рычит на прохожего.*）隐喻“吼叫着说”：*Он рычит на неё от ревности.* 动词 *рывать*（野兽吼叫）（*Тигр рывает.*）隐喻“扯开嗓门喊，大声呵斥”之义：*Не рывкой на мальчика.* 这里的概念隐喻意象映射表现为将动物生命体的具体动作概念域映射到人的抽象言语活动认知域，赋予了人的言语行为以形象、生动的认知表现特点。

言语过程特点动词的意象映射：动词 *вертеться*（旋转，转圈，来回转动）（*Колесо вертится.*）隐喻“（说话）绕圈子、兜圈子”（*Не вертись, говори правду.*）这一言语过程意义，动词 *зайти*（绕到、走到……后面；越过[某界限、范围]）隐喻“谈到，提起，话题、话锋转向……”（*Речь зашла о выбора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这一意义时，包含了认知主体对动作事件的主观认识因素和理性判断成分，相应地，这一概念隐喻运作所使用的是从具体动作域向抽象性质具体动作域的意象映射方式。

由此观之，由物理作用动作衍生言语动作的概念隐喻操作中，主要采用的是由具体动作域映现到抽象动作域这一意象映射形式，除此之外，还使用了由具体动作域向抽象化具体动作域或抽象性质物理动作域的意象映射方式，这从概念域意象转移层面反映出本体动作与喻体动作之间的对应关系特点和所存在的一定规律性，体现了动作意象和概念域内部的相对整齐划一的情景意识勾连方式和特质，同时也折射出动词概念隐喻背后的认知意识转化和心智活动特点。正是借助衍射而来的“新”的动作意象⁷以及与之相伴的人的语义意识的积极能动作用，语言认知实现了相关物理作为动词新的意义关系落位以及动词言语喻义的衍生。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概念隐喻是自然语言认知语义衍生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物理作为动词言语喻义的形成是其概念隐喻运作的结果。以上有关俄语言语喻义动词的概念隐喻分析显示，物理作为动词言语喻义由外延内涵传承、范畴错置、认知相似以及意象映射等认知因素共同作用而来。其中外延内涵传承是对本体动作和喻体动作进行的概念意识语义成分融汇和认知加工处理，负责动词认知语义概念义子的识别、类化和转换、继承，同时也为动词概念隐喻提供语义操作的内容实质条件；范畴错置将本体、喻体动作域进行认知意识交叉和逻辑语义关联、错合，从而在看似矛盾的事件范畴和认知域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求得新生，为动词概念隐喻创造范畴化的认知语义孳生点，同时也为概念隐喻的认知拓扑意象提供功能性的语义识别窗口和认知结构性条件；隐喻相似既是动词概念隐喻的起点，也是其认知价值的核心点，主要表现为动作本体和喻体在行为结构特点、行为实现方式、行为感受—评价特点以及行为结果等方面的认知相似性；意象映射是俄语物为动词言语喻义概念隐喻的核心运作环节，主要表现为由具体物理作用概念域向抽象动作域的映射、具体动作域向抽象性质的具体动作域的映射，反映出喻体动作同本体动作特征之间的规律性意象联系特征以及言语喻义认知操作中的心智关联特性，从而以心智模式化（心智模型）的意象移转方式帮助实现动词言语喻义衍生。值得一提的是，外延内涵传承、范畴错置、认知相似性和意象映射在言语喻义动词概念隐喻机制中往往扮演双重角色，作为构成动词概念隐喻的重要条件，它们一方面发挥构建动词概念隐喻的组织、结构功能，另一方面也是直接参与到动词概念隐喻过程的认知操作手段，其中外延内涵传承、范畴错置、意象映射在概念隐喻建构和操作中的双重功能和效应尤为显著。

附注

1 动词包蕴的是一个命题事件，表示的是一个紧缩的命题 (свёрнутая пропозиция) (Н.Д. Арутюнова 2005 : 32—35 , 62—66)。

2 这 (些) 方面典型特征许多时候也存在于本体动作中，但往往需要以抽象的概念识解方式剥离、甄选、提取出来，因此一开始或未被发现或未受到重视，尤其在联类性不够清晰、直观的本体动作动词概念结构中更是如此。

3 动作喻体所处的上位动作事象有助于在“更高层次或者更为抽象的联系”之中识解和表现动作本体含义 (E.C. Way 1991 : 187)，使本体动作对应的动词喻义分析更为扎实、牢靠。

4 需要强调的是，动作喻体中的外延会同于上位动作概念的核心内涵特征 (基本属性和特征) 一起加入这一传承过程，并且正是通过该内涵属性和特征的某一或某些方面同本体动作在概念特征方面建立起沟通和联系，从而最终在本体动作中实现外延内涵的传与承。

5 该代码式表示的是命题事件的意识性转换和认知完形心理 (想象)，并不代表二者之间的“替换”和“等同”。

6 带阿拉伯数字“2”、“1”右下标的动词分别表示动作本体事件和喻体事件，下同。

7 如前所述，该映射并非局限于由喻体向本体的单向映射，而是辅以本体向喻体的能动性反向映射，由此构建而成的是动作概念化形象彼此之间的互动映射“新”意象。

参考文献

- [1]Арутюнова Н.Д.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M]. Москва: 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5.
- [2]Баранов А.Н. О типах сочетаемости 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03(2).
- [3]Кронгауз М.А. Семантика[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 2005.
- [4]Grady J.E., Oakley T. & Coulson S. Blending and Metaphor [A]//Raymond, W., Gibbs Jr. & G.J. Gteen (eds).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9.
- [5]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6]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Way E.C.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Metaphor[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 [8]王文斌. 隐喻性词义的生成和演变[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4).
- [9]徐盛桓. 隐喻为什么可能[J]. 外语教学, 2008(3).
- [10]颜志科. 俄语隐喻性言语动词的认知分析[J]. 中国俄语教学, 2011(4).
- [11]谢之君. 隐喻: 从修辞到认知[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3).
- [12]章宜华. 认知词典学刍论[J]. 外国语文, 2019(2).

Conceptual Metaphor Analysis of Russian Verbs with Speech Meaning

Peng Yu-hai¹ Xie Xin²

(1.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2. College of Russian Languag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metaphorical speech verbs derived from cognitive semantics in Russian, and wha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meaning derivation system is the conceptual metaphorical operation of physical verbs. Conceptual metaphor ha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terial external and subjective internal of the person in an objective situation, and its practical ope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ny aspects such as conceptual blending, cognitive categorization, mental space, schema network, involving many different levels and link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framework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link of verbal conceptual metaphor mainly include denotation-connotation inheritance, category violation, cognitive similarity, and (conceptual) image mapping, by the synergistic operation of these four aspects, physical verb forms a new sememe relationship structure of metaphorical speech meaning. On the one hand, this article will analyse the problem of verbal conceptual metaphor,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focus on the four aspects as denotation-connotation inheritance, category derivation, cognitive similarity and image mapping to explore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speech activity meaning of Russian verb. Related research can reveal the generation process and output mechanism of verbal metaphorical meaning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deepen and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semantic derivation problem of Russian verb polysemy from the cognitive level.

Key words: metaphorical speech verbs; conceptual metaphor; denotation-connotation inheritance; category violation; cognitive similarity; image mapping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语动词概念隐喻的文化认知研究”(19BYY2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阿普列相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语义句法研究”(17JJD740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YJ20191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彭玉海 (1968—)，男，四川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义学、认知语言学、文化学；谢鑫 (1983—)，女，吉林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义学。

收稿日期：2020-02-27

[责任编辑：惠秀梅]